

瘦骨一
短篇小說

酒鶴短篇小說

中華書局印行



國家主義叢書

國防與外交

元一價定 冊一裝洋

衡陽謝彬著

重要篇名如下

新疆遊記

雲南遊記

中國喪地史

一冊一元二角

中國喪地史

一冊四角

一研屬此
必究著者
讀現代之書
書將近二十萬言
外廣海片馬
國西南島開
在華行政
陽關道及河
歷時所研究
地地理者之
惟實均
外西藏問題
東三省四題
中英藏案地
帕米爾高原形
西北喪地
阿爾泰高原形
新嘉經營論
現勢論

衡陽謝彬著

中華書局出

瘦鶴短篇小說目錄

上冊

惆悵

六月三十一年

良心上之裁判

亡國奴之日記

祖國之徽

下冊

貧民血

懊憹

幻影
隱情
誰之罪

瘦鶯短篇小說上冊

惆悵

「春蠶已是纏綿死。剩有癡魂歷刦來。留得殘絲終蘊恨。織成文錦尙銜哀。只今地老猶餘蛻。除是天崩始化灰。十二萬年情一縷。憑誰慧劍斬難開。」一片似泣似訴如怨如慕的歌聲。宛宛的從那叢林深處一所漆黑的小屋子裏。逗將出來。直好似蜀道鶯啼巫峽猿泣。不知道那一箇傷心人發出這斷腸聲來。聽去好不悲切。那時一抹斜陽已收拾了他最後的一道殘光。向那晚靄四籠的天末冉冉隱去。幾十隻翠羽小鳥早在一點鐘前結隊歸來。在那小屋子前。一棵大松樹上開了箇音樂大會。百囀千囀的唱破暮煙。正唱得高興。猛聽得那一片蒼涼悲咽的歌聲。破空而起。霎時間五十箇小喉嚨都咽住了一聲兒。也不響。等到唱第二遍時。他們似乎已不忍再聽。各自振起兩翼。一窩蜂向遠。

處。一帶松林裏飛去。於是這綠陰中一時但蕩滿了悲歌之聲。連那大松樹上的枝葉也蕭蕭瑟瑟的響了起來。這當兒在下正背著獵囊荷著獵鎗在近邊尋覓野鳥準備一試吾的鎗術打到了一隻兩隻也能帶回去向爐頭覓醉不想踅到屋前兩脚卻被這歌聲勾攝住了。不知不覺把兩手拄著鎗癡癡的立在那裏直聽得蕩氣迴腸淚兒淌滿了兩頰舉手拭時還當是樹上的露珠想不到自己早像婦人般哭泣咧。吾凝神聽著迴環往復的聽到了第五遍驀地裏一聲裂帛戛然而止餘音絕時那小屋子的門兒輕輕地開了從門後顫巍巍轉出箇四十歲似的男子來垂倒了頭向著地上先對門兒左右種著的兩大叢紫羅蘭呆立了一會口中喃喃有詞像是禮拜堂裏牧師祈禱的樣兒然後顫著那一頭花白的頭髮一步粘不開兩步的從那門前曲徑上微步而來一路兀是咷嗰著又不時夾著歎息之聲不多一刻已在吾面前踅過仍

然垂著箇頭兒連正眼都不向吾瞧逕自向前走去吾見了這怪人心中喊了一百聲詫異只癡立著目送他步步去遠衣袂如雲飄拂晚風之中擁著那瘦長的幹兒衝入沈沈夜色中去瞧去活像是箇鬼影吾這時被好奇心鼓起了精神便背著獵鎗在他後邊跟著一路踏著落葉跟了四五百步踅進一條羊腸小徑直到那盡頭的所在四下裏黑魃魃地連一絲燈光都沒有彷彿進了無底洞兩面都是參天擎雲的大樹枝葉四展幾乎把天容密密掩住長風蕩樹磨擦得槭槭作響在萬靜中益發使人生怕當是甚麼鬼魅在那裏作怪更有那無賴的鳩鶲不知道隱在甚麼地方一聲兩聲不住的怪叫叫得人十萬八千根寒毛根根直豎吾到此幾疑這身兒已出了陽世入了陰界更瞧那怪人時已歛的不見吾大喫一驚想那人不要當真是箇鬼魅有隱身術的麼一壁懷著鬼胎一壁走上前去仔細瞧了一下纔恍然大悟原來前邊是一所古

廟門兒也黑的牆兒也黑的又矗立萬黑之中因此身在一百步外竟瞧不出那裏有這麼一所屋子那怪人忽地不見多分是到裏頭去了於是吾把兩手插在兩邊褲袋裏躡著腳踅到廟前溜了進去可巧這時有一隻大蝙蝠打了箇旋子飛將出來兩翼在吾頭頂上撲過倒使吾嚇了一跳走進山門一眼望見一尊彌陀張開了血盆大口喜孜孜的笑著也不知道他到底笑些甚麼來可是笑塵世間多少獸子爭名奪利都被塵網紾著麼可是笑情場中多少癡人歌離弔夢都被情絲纏著麼或者還是我佛慈悲故意裝著這笑容安慰那世上無數憂傷憔悴的可憐蟲麼然而吾肚子裏雖是這樣一問再問也不能使他回答過了一箇庭子便上佛殿只見一盞半明不滅的長明燈挂在當中放著黯碧的光燄一閃一閃的好似箇鬼火火光反射照在佛櫬裏頭一尊如來佛的臉上吾瞧了會兒眼兒便和他莊嚴寶相道了別慢慢兒的離了佛櫬

過了香案，卻看到蒲團上趺坐著的一箇人身上。吾先還不大在意，想是這廟中的和尚，在那裏做夜課罷咧。只就著那黯碧的燈光，定睛一瞧，那裏是甚麼和尚？正是那怪人！瞧他趺坐蒲團，動都不動。吾私下裏想：這廝正好算得怪人！剛纔還在叢林深處小屋子裏，宛轉哀吟著那首「十二萬年情一縷，憑誰慧劍斬難開」的詩兒。此刻卻又在這裏鬧。這老僧入定的把戲，可是替那佛經上「空卽是色，色卽是空」八箇字兒做箇確當的註脚麼？吾心裏兀是咄咄稱怪。兩箇腳底也就黏著在地，不肯移動。吾想也罷，橫豎夜中閒著沒事，一點半鐘前，肚中又裝滿了皮酒牛肉。一時不致鬧饑荒索性瞧他一箇暢快。不知道這齣把戲，閉幕後還有甚麼把戲。上場當下裏，吾便平心靜氣的站在黑影中，等著等了二十分鐘，光景仍沒動靜。吾這一番忍耐工夫，要算是生平得意之作。可是吾實是那水滸傳中霹靂火秦明的老子。以前從沒這樣好耐性呢。

又過了約摸十分鐘纔見那蒲團上定著不動石磴子也似的人影漸漸動了。又漸漸兒長了起來接著漸漸兒閃出佛殿漸漸兒向暗中沒去吾眼望著他納了一肚子的罕。正想拔腳去追猛聽得腦後來了卜的一聲木魚響又緊接上一聲南無阿彌陀佛。吾怔了一怔忙回過頭去瞧時見是一箇白髮垂胸的老和尚閉著眼兒直挺挺立在後邊胸前挂著一箇大木魚兩手向吾合十著吾便轉身過去扯著他掃地的長袖問道敢問方丈剛纔的那人可是箇甚麼人。那老和尚又念了聲南無阿彌陀佛似理會非理會的揚了揚眼皮依舊閉將攏來沈著聲說道那人是誰誰是那人吾道卽是剛纔跌坐在蒲團上半點多鐘的那箇人。那老和尚到此纔張大了眼大驚小怪的說道喎你已見了蠶子麼吾聽了這蠶子兩字莫名其妙便又問道敢問方丈怎麼叫做蠶子老和尚悄然答道蠶子便是那人那人便是蠶子吾忙道這蠶子難道便是那人的。

名兒不成老和尚半晌不答只卜卜敲著木魚只管念他的南無阿彌陀佛。一連念了好幾十遍見吾還捱著不走纔停了木魚朗朗的說道那蠶子便是住在蠶繭裏的蠶子吾聽了益發惘然道甚麼蠶子蠶繭蠶子更使人糾纏不清小子原是箇鈍根人還請方丈明示老和尚揚著兩道皓眉喃喃說道大千世界無量衆生那一件事不是糾纏不清衆生糾纏塵網糾纏衆生這箇也不能解脫那箇也不能解脫到頭來顛顛倒倒死死生生畢竟仍是箇糾纏不清剛纔老衲的三言兩語你既糾纏不清此刻索性再使你糾纏不清說完一把拉住了吾直上佛殿自據蒲團坐了又從香案下拽出箇蒲團來喚吾坐下接著微微歎了口氣肅然說道唉情波洄漩中有幾箇聰明人回過頭來假嗔癡歡悲歌痛哭只落得一場空夢算還了三生孽債尋根究果也不知到底忙些甚麼越是聰明越是癡呆越是看不透越是看不透越

是勘不破。往古來今。一箇情坑裏。頭已生生葬送了無量數的善男子。無量數的善女人。任是我佛慈悲。也沒法兒超度。這些苦惱衆生。唉愛河生波終歸恨海。情種入土。實苗怨芽。願天下有慧根的兒女。醒悟過來者說到這裏。又把那大木魚敲了幾下。念起南無阿彌陀佛來。吾依舊忍耐著眼望著那半明不滅的長明燈。咀嚼他剛纔的一席話。心兒裏覺得有無限感慨。一時推不開去。一會兒那老和尚又向吾說道。居士不是問老衲那蠶子是誰麼。不瞞居士說。連老衲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誰。十年前暮秋時分。一天正是陰雲黯黯。陰雨霏霏。那半里外的叢林深處。一所小屋子裏。忽地搬來一家人家。全家人口單有一母一子。母已霜雪盈頭。頽然老了。那兒子也已到了中年。一頭黑黑的頭髮。中早著了些兒霜華。近來老衲纔知道。他今年還只三十歲。禁不得一年年牢愁銷骨。幽怨傷心。竟平添上了二十年年紀。他們搬到這裏來後。這五十里。

荒涼寂寞之區。總算多了兩箇人影。老衲也得了一箇高鄰。只一天到晚。他們總深居簡出。起先的半年裏。頭從沒見過他們一面。但聽得一種悲涼淒咽的歌聲。時時外逗。後來每逢日落崦嵫。星月未上的時候。纔見那兒子徘徊門前。曲徑之間。負著手兒。低著頭兒。不知道想些甚麼心事。等到月兒一上。他便飛一般逃了進去。似乎怕月光照見他的面龐。每月十五六月兒團圓之夜。他更深置不出。並且把厚厚的布兒遮在明瓦窗上。拒絕月光不放那一絲兩絲。瀉入屋中。直至二十以後。月兒漸漸缺了。侍奉他母親安寢後。也時時徘徊門前。憑吊缺月。長吁短歎。了好一會。老衲冷眼旁觀。已有三分領會。料想這人大約就是世俗所說的傷心人了。到了第二年春上。他們仍是守著故態。毫沒動靜。別說老衲這冷廟中。不見他們母子駕臨。就是他家屋前曲徑之間。也難得見他們的踪跡。老衲到此簡實有些兒忍不住了。一天午後。便硬著頭皮。上他。

們的門去。那時日影杲杲，照得滿林都是豔豔的金光。踅到了他家屋前，輕輕地推進門去。那絲絲日光也就跟著同入，猛可裏卻聽得裏頭大聲叱道：那一箇如此大膽，敢放那日光進來？快把門兒關了！老衲納著罕忙，返身把門兒關上。日光一去，屋中頓時滿著陰氣。擡頭瞧時，見一位白髮老婆婆坐在靠壁一隻榻上。那箇中年人正在那裏替他搥背。吾上去合十，念了聲南無阿彌陀佛。那人自管搥背給吾，箇不理會。吾也就自管念經。兀的捱著不走，兩下裏相持到了五分鐘。模樣那老婆婆忽地開口說了聲吾的兒，算了那人柔聲答應著。住了手，纔把頭兒微微一擡，放著兩道悲怨抑塞的眼光射在吾面上。吾忙掬著笑容，合十說道：敢問居士尊姓大名？何方人氏？那人掉著頭答道：誰要你問尊姓大名？來誰要你問何方人氏？來老衲更柔聲下氣的說道：居士何必如此？見外老衲是箇外人，此來非懷惡意。那人冷然道：吾沒有姓，沒有名。這偌大。

的世界便是吾出身的所在老衲亟道還請居士把大名見告相逢時纔有箇稱呼老衲名喚悟真是這裏半里外一所古廟中的住持這廟兒先前原也有箇名兒叫做達觀寺只爲一百多年風銷雨蝕把廟門上三箇金字剝落了好在在這荒僻所在沒有甚麼香客上門儘可將就過去老衲也仗著先師有些遺產不致喝西風度日閉戶靜修了此一生夠咧那人聽了吾這番話勃然道誰耐煩聽你勞叨箇不休既要知道吾名兒便喚吾做蠶子好了老衲詫異道這蠶子是箇甚麼意思那人大聲道你這和尙好算得笨透了頂住在蠶繭裏的自然是蠶子說著把嘴兒向上一披老衲眼兒忙跟著他披處瞧時原來中間靠室板上豎著一塊白堊的匾兒上邊有兩箇青蓮色的擘窠大字叫做蠶蠶側面一垛壁上又挂著一副對聯寫著李義山的詩句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老衲瞧了不覺點了點頭心中早有一半兒明白接著便冒

冒失失的問道居士多分也是箇情場歷刦的傷心人。麼那人背過臉兒去無言。默默了一會纔嘶聲說道怎麼叫做情場歷刦怎麼叫做傷心人吾自己也不甚理會得老衲道居士要知道這眼前塵心死盡的老和尚也是當年一箇情場歷刦的傷心人。眼眶子裏有傷心淚沒處揮灑不妨向傷心人揮灑腔子裏有傷心事沒處告訴不妨向傷心人告訴剛說罷那人卻已做了箇面壁的達摩再也不回過頭來老衲搭訕著想去探那老婆婆的口氣誰知那老婆婆似乎已知道了老衲的意思合了合十說道方丈請便有話請問吾兒子老身都不大明白老衲正待開口卻見他閉著眼兒顛著頭兒沈沈的進睡鄉去了老衲一肚子的沒趣長歎著沒精打采的踅了出來只也並不抱怨那人可是一箇人到了這含痛茹苦吐不得咽不得的地步委實煞是可憐老衲少年時經了那情場一跌之後也曾消受過來的一路歎喟著一路緩步走去不到一百